



為何頂尖學府無法
培養深度的思想方法？
再論威權主義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引言

最近這半年發生的事，包括了反修例風波、武漢肺炎疫情，還有自己個人面對的難題，都進一步印證了筆者一直以來的想法。

著名心學家詹姆斯·弗林（James Flynn）以研究智力而聞名天下，他在其中一項研究中指出：許多大學畢業生受過四年高深教育之後，在解決難題能力和批判性思維方面跟入學時相比，其實並沒有顯著進步。他發現這現象並非只局限於某一學科，而是遍佈文理社科。根據筆者的觀察，這情況更非只發生在本科畢業生，不少人即使讀了研究院，獲得了碩士、博士學位，其思辯能力亦不見得高於一般人。

蕭若元與學弟的對話

舉例說，在今年初，著名 YouTuber 蕭若元先生宣告他的學弟主動約他就反修例風波而公開在網上對話，那位挑戰者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學位，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，現任政治學教授，專門於中國政治，由於其來頭不小，故此我的期望很大。但坦白說，我非常詫異，在全程對話中，蕭若元引經據典，雄辯滔滔，哈佛博士卻只有招架之功，而無還手之力，他所提出的挑戰根本毫無殺傷力，例如他質疑自由是否普世價值，因為有些人會為了其他更高的價值而放棄部分自由。想不到哈佛博士連這點簡單的道理也不懂，我主動或通過協商而犧牲自己的自由是一回事，但一個強權因著標榜所謂更高價值而剝奪我的自由卻是另一回事，後者並不能作為否定自由為普世價值的論據。

又例如他問蕭若元：「我常常聽見有很多人這樣說，你（蕭若元）也這說過，我不是不愛國，只是不愛黨。美國有兩個黨，我可以不愛這個黨而愛另一個黨，我不是不愛國，因為我沒有破壞這個制度。但若果是一黨執政，我不支持這個黨，但又沒有另一個選擇，那麼不愛黨是不是等於不愛國呢？」聽後我幾乎昏倒，首先，在封建帝制中「朕即是國」，人民沒有選擇，忠君就是愛國，但這合理嗎？而且，愛國並不同不批評國家，幾十年前，劉賓雁先生在【第二種忠誠】裡面已經提過這一點，為什麼一個哈佛博士的政治認識還停留在十九世紀呢？

五十年不變的經驗

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我的批評過於苛刻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位政治學教授自己主動找蕭若元對話，既然他公開地為威權主義辯護，那麼便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。

這篇文章之主要目的並不單是批評蕭若元學弟的觀點，我希望更進一步去分析，為什麼頂尖兒學府的教育竟然無法培養出深度的思想方法呢？我想強調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會有多個原因，我無意將這複雜的現象歸於單一因素，但限於篇幅，我只能夠討論一個重點。

在作出嚴肅的分析之前，我先說一個笑話：有一間公司的董事長要委任一個經驗豐富和能幹的員工做經理，一位在公司工作了二十年的老臣子以為自己是最佳人選，但結果董事長反而提昇了一個只有五年經驗的年輕人，那位老臣子當然不是服氣，於是要求董事長解釋為何不重視他那二十年的經驗，董事長說：「你不是有二十年經驗，你只是將一年的經驗重覆二十次！」

曾經以心理學去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觀，因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丹尼爾·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指出：往往經驗成為了思想的桎梏。認知心理學家布魯斯·戈德斯坦（Bruce Goldstein）亦有類似的說法，他發現有時候專業知識變成了解決問題的障礙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難道我們不應該去累積經驗和知識嗎？非也！正如上述的笑話指出，若果自己的所謂經驗和知識只不過是十年如一日，甚至五十年不變，那麼便會經驗和知識便會變成了思想的框框。

通才勝於專才？

現在回頭說蕭若元的學弟，他的大學網站列出了自己大約二十篇出版的文章和演講，從圖書館資料庫中我找到了九篇，而其中一些文章是刊登在雜誌上面的，例如【明報月刊】和【遠東經濟評論】，在後者的兩篇文章是讀者來函，其中一篇的長度是 206 字，另一篇則只有 115 字。

過去幾十年，他的著作都是集中於中國政治，然而，這種專注和重覆卻可能帶來了不自知的限制。美國作家大衛·愛潑斯坦（David Epstein）在【涉獵的範圍：為何通才在專業化世界中獲勝？】一書中指出：高度專門化會扼殺創新的思考，他曾經檢視某位哲學教授的履歷，發現那位教授的著作幾乎清一色都是希臘哲學，而且大部分是關於亞里斯多德，這種高度專門化了不但形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現象，而且會令人眼光狹隘。

上面提過，在辯論中蕭若元大佔上風，他在香港大學歷史系畢業，並沒有研究院的學位，不過，他博覽群書，而且在過去幾十年累積了多樣化的經驗，他做個新聞從業員、編劇、經營生意……，無怪乎他這個通才反而勝過了專才。

威權主義建基於天人合一

蕭若元的學弟在對話中重覆了自己十多年前已經發展出來的觀點，他在 2006 年發表了一篇論文，題目是：【中國傳統威權主義的規範合理性】，在這篇論文中，他質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性，他指出：中國的威權主義是建基於一種宇宙性的整體主義（Cosmic holism），那就是天人合一，這種追求和諧的觀念是訴諸對家庭和傳統習慣的感情，中國人將在家庭中對父權、夫權的尊崇伸展到政治架構中，威權主義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想，在政治上這達到了為人民謀幸福、有效的管治、限制權力。在中國傳統裏面，社群是天人合一的一部分，社群的整全性是最終目的，但追求個體自由和利益並不是，故此，有時候個體需要為社群而作出犧牲。

坦白說，以上那篇論文的題目應該以跨科際（inter-disciplinary）的方法去探討，關於是否存在普遍人性和普世道德價值等問題，在心理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、哲學都有不少人討論過；至於威權主義是否真的達到了為人民謀幸福、有效的管治、限制權力，這需要通過歷史學的考證和統計學的數據分析，而不是搬出空洞的概念；還有，熟識中國哲學的朋友都知道，漢初的董仲舒是將天人合一變為政治理念的表表者，但這種思想已經受到過很多嚴厲的批判。董仲舒說：「天子受命於天，諸侯受命於天子，子受命於父，臣受命於君，妻受命於夫。諸所受命者，其尊皆天也，天下受命於天子。」他又認為，任何東西都是陰陽結合而成，人的貴賤等級構成了宇宙的秩序，他寫道：「貴陽而賤陰……君為陽，臣為陰；父為陽，子為陰；夫為陽，妻為陰。」諷刺的是，董仲舒自己正是威權主義的受害者，他曾經撰寫【災異之記】，那時遼東高廟發生大火，漢武帝認為董仲舒譏諷自己，於是判他死罪，幸好後來漢武帝赦免了他。

我不會在此長篇大論地討論中國的威權主義，我只想問讀者幾個個簡單的問題：若有女士願意絕對服從丈夫的，請舉手！若有那一位朋友願意恢復漢武帝時期政治理念的，請舉手！若有任何正在享受自由民主的朋友想移民到威權主義社會的，請舉手！

2020.2.13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

我與我的藍絲學弟辯論 一反送中運動: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j8IZ_kCxwg